

关 露 著：

新舊時代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 海 书 店 印 行

新舊時代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

上海書店出版社

書叢藝文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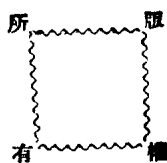
代時舊新

著露關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版初月七年九廿國民華中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發行



光明文藝叢書
新舊時代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著者 關露

主編者 光明文藝叢書社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金華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新旧时代》是革命作家关露的自传体小说，列为《光明文艺丛书》之一。内容描写新旧时代交替中青年的思想生活和斗争。作品原计划要写三部，所完成的只是这一部。

本书对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有较大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新 旧 时 代

关 露 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群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3/4

1984 年 5 月第一版 198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82·1 定价 0.75 元

第一章

在中國底北部，在許多素樸而美麗的城垣中有那樣一個地方：那裏，春天裏有雪，秋天裏有飛到南方去的乳雁；早上有趕着大車，從郊外到城垣裏去的，戴着毡帽的運貨者；夜裏有順着步法底音節的駱駝底鈴聲。有生長着青苔跟野草的破舊的城垛，有映着夕陽，鋪着紅色泥沙的古道。在我底幼年，人家提到那地方的時候，都叫它太原。

太原是一個泥沙比水多得很多的城市。那裏，看不見河流，只看見生長在城市四圍的山脈和土岡。在這些上面，就是當春來草長的時候，也是紅色的泥土多於綠色的樹木。

除開這樣的情形以外，太原還是一個古老的城市；人們也是古老的，穿着古老的衣裝，有着古老的氣質。那些人民，他們知道勞動的時候歌唱，疲乏的時候睡眠。春天裏耕種，秋天裏收穫。人們也是樸質的。

然而，在這些樸質的人們之中卻參雜着許多另樣人們底家庭，他們有許多土地和山林，牛

羊和店舖。他們不因勞動而歌唱，也不因疲乏而睡眠。他們總是幽閒而瀟灑；他們把自己底生活寄託在那些歌唱的人們身上，因為那些人們正是爲他們而歌唱的。

在這以外，還有許多另外的家庭，是從外面遷來的，他們以作客的方式在那裏寄居。他們自己不因勞動而歌唱，也沒有被人歌唱而生活的財物；他們是人民底官，吃的人民底稅；他們自己認爲是人民底保護者，人民底父母；是從遠古的詩書中傳來的禮義的家庭。

在這樣一類的家庭中，有一個是在我底記憶裏最親切的，也就是那樣一個家庭，它使我生長起來。因此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知道了這麼許多故事。

故事是這樣開端的：

父親空閒的時候，總是在我們大家休息的一間大堂屋裏，用他那雙少微帶點八字形的脚散着平穩而緩慢的步子，嘴裏嚼着檳榔或是抽着雪茄煙。嚼檳榔和抽雪茄煙成了他底習慣，在別人以爲不必要的時候，他也是這樣。抽雪茄煙好像是他底一頂最漂亮的帽子，當他抽着雪茄煙的時候，他的臉好像肯定地在說：「我是一個上流人物。」特別當他和母親說話的時候，煙圈一轉一轉地從嘴裏吐出來，跟在後面的說話聲音也顯得特別堅定和嘹亮。

父親在家的時候，母親很少真實地笑過。有時父親向她說：

「請客的帖子發出去了沒有？」或者說：

「新來的廚子菜做得很好。」或是說：

「後院子的菓子樹長得真高呵！」這些話的時候，她使用點頭或兩隻嘴角上的微笑去作回答。

母親時常用嘴角上的微笑去表示她內心的一切。從她這種冷靜的微笑裏常常使人看出她的智慧，矜持和委曲。她時常總是微笑着的。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當父親抽着雪茄，母親用嘴角笑着，他們那時就像是兩位生疏的朋友底狀態；我當時簡直不能想像到我一定要有了父親才會有母親的。

有一次，在我們家裏的極平凡的生活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從一個幼稚園回到家裏來。滿院子鋪着還沒有融解完的冰雪；在房簷下煙筒裏冒着的白煙，被狂烈的風吹捲向屋頂底後面去。父親坐在堂屋右邊的一張躺椅上，嘴裏啣着煙捲，靠在椅靠上的右手托着額際，幾條數不清的筋可怕地凸在流着汗的前額，看着那正在燃燒什麼紙張之類的

火爐。母親冷靜地坐在他底對面，那靠在一張方桌旁邊的椅子上。

「從今天起，你不要管我底眼了。誰家的眼也沒有我們這樣糊塗……眼簿已經燒了！」

「花」的一聲，一個紫色的蓋碗落到地下。跟着花瓶，鬧鐘，景泰藍的檳榔盒子，和條几上昨天早上才買回來的，裝着四條金魚的綠磁缸，都被父親一樣樣的摔到地下。當時屋裏起了一陣極猛烈的爆炸聲，地板上混滿了水和碎磁片子，金魚在碎磁片上跳起來。

我底身上好像有點觸了電的感覺；但想着金魚總不該老在地板上，於是我便伸手去抓一條跳得最快的金魚，就在這時候，父親從靠椅上站起來：

「滾開！」

接着「拍」的一聲響到了我底臉上來。這是我第一次挨的父親底打。我感到一種帶着悲哀的憤怒，但是不敢說話，我想他因為恨那金魚所以打我。

「你爲什麼打她，她是我底孩子！」母親激怒地說，眼淚流到她向來表示微笑的嘴角上。

「你底孩子是你帶來的麼？你是我買的，四千兩……」

父親說話的時候，又一個白磁蓋碗被打到地板上。

「什麼，你又提那四千兩銀子？你以為你說那個我就會怎麼樣，我覺得可笑，你難道不知道那是我舅父輸給你的？」母親嚷起來。

「輸的那是聘金，要不然，怎麼他不還我？」

「聘金？大概你在做夢！」

「我現在替你養着母親，娶老婆沒有養活丈母的事！」

「養丈母活該，那是你自討苦吃！我早就告訴你我要去教書，你不讓我去。我可以養活我自己和我底母親。現在我要出去教書，請你不要干涉我！」

「不干涉？你知道，你是我底妻子，我現在在做官，你出去做事，就是丟我底臉。」

「呵，多漂亮！你知道外國的婦女都有參政權，她們那些比你底地位高得多的官太太都去機關裏服務，你要知道，你還不老，你的鬍子還沒有變色！」

「什麼……你，你說什麼！我知道你中了那狗教會的毒，你向我談革命。你可知道『三從』的婦道？」父親的聲音好像爆炸的鞭炮，額上的汗珠發着可怕的光彩，臉變成了紫檀木色。

「三從？」可惜我底父親死得太早，從來不會守過，而且也不預備遵守！教會也不會告訴過

我這些，教會裏說的都是命運，可是我並不相信命運。我是在中學裏讀過世界歷史的！

母親底臉上很和平，嘴角上掛着堅決而諷刺的微笑。

「你底意思是要殺了我嗎？」

「笑話。」

「要改嫁？」

「沒有想到。」

「要向我造反？」

「這滿屋子的東西都是你自己摔的，你不要鬧錯了！」

「那麼你要怎麼？」

「什麼也不要，就是要做到我不是賣給你的，我要去教書，要你干涉我！」

母親底態度向來是堅強和冷靜多於忿怒和柔和，她現在很嚴肅地說。

「請你再不要向我提這事體我要瘋了……我是不能讓我底妻子去靠教書過活，不可以！」

父親底樣子像關在籠裏的獅子，站起來又坐下去，我很害怕他要打我底母親。

當夜父親出去了，幾時回來的我不知道。

從那一天起父親在家裏時常是這樣：開始一個人坐在靠椅上嚼檳榔片和抽雪茄煙，然後便把檳榔盒和煙缸子扔到地下，然後帶着征服者底神氣用腳狠狠地踏上幾下。有時一個人憤恨地說：

「我最討厭念書的女人。念了書的女人不認識丈夫的。」或者說：

「娶了老婆連家賬都管不清！」

當他這樣的時候，母親總裝作沒有聽見。

我時常要在這樣的生活裏過幾天，當在這樣的時候，我的心總是被寂寞蓋過恐怖，生了氣以後的父親和母親，我好像是他們最討厭的對象。

父親除了用這樣的方法發洩他底怒氣以外，便是罵他底用人。用人在他面前都像小鬼。

有一次我們家裏新僱來了一個廚子，他底家鄉是河南，年紀有三十歲光景，是父親底一個朋友介紹來的。那天上午他被領來見父親。父親這天好像很高興的樣子，坐在他常坐的靠椅上，一隻手摸着鬍子。

「你會做什麼樣的菜？」

「嘻嘻，老爺，我做的是河南菜。」他說話時夾着幾聲謙恭的笑聲，笑底聲音好像小狗。

「唔，你會燒小豬麼？」

「燒小豬，燒小羊，燒鴨子，老爺，樣樣都會。」

「好，試試看。那是太太。」父親說。

母親坐在一張方桌面前，嘴角上帶着微笑，看着牆上指到十一點的大鐘。新來的廚子走過去說：

「給太太請安！」

他用右手和左膝並在一道行了一個打千禮，正把頭抬起來要向後轉的時候，父親突然用爆炸似的聲音說：

「混蛋，滾出去！」

新來的廚子呈着可憐而又有點滑稽的倉皇的臉，兩條腿像僵硬的電線木桿，顫動的下巴正要拉開，又縮了回去。

「是……是……老爺。」

這樣的應聲把他兩條剛才進來的恭正的腿帶着幽默的情調送了出去。我當時實在不能明白他們玩着的是什麼把戲，我能想像得到的就是大概因為他那打千的禮行得不好，所以父親不要他。

後來，有一次我們家裏叫了一個理髮匠，這理髮匠年紀很輕，剛從學徒昇到師父；使我特別記得清的，就是那時正是中秋的前幾天，我們家裏買了許多月餅，這小理髮匠正有着一張扁圓和油膩的月餅似的臉龐。

他是第一次來到我們家裏，我們家裏的許多規矩他都不明白，沒有等外面的用人進來通知，他便一逕來到上房裏。

父親本來在抽着雪茄，坐在他經常坐的堂屋右邊的那張靠椅上，飄然而自負地和母親談着他從前在北京城嫖過的故事，嚴肅的鬚鬚上浮着傲慢的笑容，一捲一捲地從笑聲中躡出來的煙圈活動着得意的樣子。

不知幾時他離開了坐位，用他和平時一樣的散步的步法走到門跟前。正當那小理髮匠掀

起門簾子，帶着油膩膩的月餅臉的身體從門外挺進來的時候一個不意中的耳光從父親底手掌落到小理髮匠底圓形的臉頰上。油膩膩的臉頰像剛燒好的小豬一樣，起了一層興奮的紅色。「誰叫你混跑進來，太太在這裏……知道嗎……滾出去！」

小理髮匠帶着含悲的眼睛，轉着祈禱似的身體，顫動着像那廚子一樣的滑稽而悲憤的腿，把從門外剛進來的身體縮了回去。

從這次起我明白了父親的意義，他是在相處着從像我這樣一個孩子長大的女人，我底母親。他的行為是應該要時時這樣嚴肅的。

這是在一個新年裏，這一年也就是我跟着父母一同生活的最可愛的一年。我們家裏住滿了族人，房子裏和大門外面都懸滿了彩色的燈，整天都看見父親和母親招待許多奇奇怪怪的客人。

在我們那些一大羣熱鬧的家族中，使我記得起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有着細長的身體，白色的長瘦的臉頰，深藏而經常都好像在發誓似的眼睛，和嵌着兩排雪白整齊的牙齒的紅嘴唇

的漂亮的少年，他是稱我底母親爲繼母的我底哥哥。他成年都不缺乏地帶着父親給與的錢，在外面過着漂泊的生活。每年他有一定的回家的時期，那便是他已浪費光了他所有的錢，因不能繼續漂泊而必需要回來見父親的時候。

他不但是我底哥哥，並且是我父親底唯一的兒子。在他出世不久以前，因了喉症的流行，我底兩個更大的哥哥在一星期中死了。在這時期不久以後，他自己底母親也與他告了別。

因爲這樣他從幼年起着嬌子的脾氣。父親對他底一切就是不惜拿出最多的錢取得他底歡忻的一笑。母親嫁給父親的第三年，那時他已經是十六歲，有一天他忽然告訴父親說：

「我已經長大了，我不能和我現在的母親相處，在我看起來她是一點也不能照顧我的。況且太原這樣偏僻，對我底學識毫無長進，我現在要到北京城去找一個適當的學堂。」

從那時起，他就遠遠地離開了我們客住在太原的家，而旅行到我們底故鄉那建築了許多美麗皇宮的北京城去了。

「多美麗的城垣啊，在這樣的美麗中時常使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家，父親，我也幾乎忘記了你……」

有一次他寫信回來這樣說。

「這裏，西山底月亮，北戴河底河流，那些散發着檀木香和覆蓋着琉璃瓦的圖畫似的宮殿，和城牆上的夢境似的晚霞，這些，簡直使我不會想到世界上會有沙漠，人會有疾病，有死亡。父親，我也不會想到你會衰老，會疾病。父親你永遠是長壽的，和那夢境似的晚霞一樣。父親，我不想回來，看見晚霞就好像看見你……」

父親每次接了這類信的時候，總是用兩隻手捧着，臉上帶着和藹而仁慈的笑容說：

「究竟是我底兒子，信寫得多麼漂亮！」

父親說這話的時候，把他所有的快活都集中在他說話底聲音裏。

哥哥就在父親這樣的嘆賞裏，過着他豐裕的漂泊的生活。他這次回到家裏，已經距離他開始出去起七個年頭，他現在已是一個十足的成年的美少年了。他從前孩童的驕養子的脾氣，現在也隨着年齡的成長，而變為更頑強而老練了。

他愛拿許多別的人所不作的奇怪的事作為消遣。他會把很多很多的葡萄密密地釘在房間裏底紙糊的頂棚上，使人看上去好像是葡萄架子。他平時很少發出有聲的笑，只是當他把自